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通釋卷二十

無錫浦起龍撰

外篇

暗惑第十一〇十四

條前後有序跋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昔人一無人字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一有矣字夫髮經炎一作炙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偽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為然故使見咎一

時取悠千載夫史傳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葢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

按全書糾繆率皆顯跡玆又摘諸習相傳而習不加察者糾之故以牘慼名篇篇序指明其義。大致頗似風俗通過譽等篇

髮繞炙王誾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熾爐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

毒胙 左禧四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杜注毒酒經宿輙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

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乃止舜宮

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恒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能制若左慈易質為羊劉根竄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禍有一作所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阨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為聖人

豈知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内之士有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舊脱云字）黄帝堯舜軼事時時見於他説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為本紀書首若如向之所述豈可謂之（一無之字）雅邪

按此事由孟子不置深辨唯借其憂喜之端指與親愛之本史家採取雜説據謂其事實然得史通刋正

可補孟義

匿空旁出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

左慈易質見搜撰篇

劉根竄形後漢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皆返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又舊本自此以下節首並有又字一本皆無今從舊本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為楚

相楚王以霸病死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為壽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

難曰葢語有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故穵舊作窊隆異等修短殊姿皆禀之自然得諸造化非由倣效俾有遷革著想滯如優孟之象孫叔敖也衣冠談說容或亂真眉目口鼻如何取類而楚王與其左右曾無疑惑若邪一作也

昔陳焦既亡累年（吴志亦作六日）而活秦諜從縊六日而蘇𩔰（或謫須一改遂）使竹帛顯書古今（或作今古）稱怪況叔敖之歿時日

已久楚王必謂其復生也先當詰其枯骸再肉所由闔棺重開所以（又是滯語）豈有片言不接一見無疑遽欲加以

寵榮復其祿位此乃類夢中行事豈人倫所為者哉

按此滑稽耳駁語黏埴可以失笑然謂子元鐇卻不錯覆思敘優孟事落第二手決不一直當真況國史

更非遊戲事也

云按節首二句小異其文

優孟本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云

陳焦三國吳志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秦諜左宣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明昭一作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碏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論語陳司敗問孔子昭公知禮乎同史

史記文記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為筆削若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刋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為標冠云

按民謠或預兆謚成耶郭評云○陳司敗問昭公時當在定哀之世記者舉謚非誤也子元摘之非是餘所摘皆是此類秦前漢初多有李本寧乃謂公子遂

生而賜氏烏知此謚非此類唬弄巧成拙奚自首眼不見史記為一笑

田常成子（田齊世家陳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予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齊簡公立田常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謚為成子按史綴後句尤露破綻）

陳桓高祖（陳桓公句見左傳隱四年○高祖雖子見史記高紀）

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一作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

昔夫子當（舊作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一脫年字）長無子母為（此二字一作欲更）取室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舊作之）有若嘿然無（史有以字）應弟子起曰有子（一作若）避（史有之字斷句）此非子之坐也

難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俗作宰我言語誤）師商可方回賜非（俗誤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搉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

於十喆同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荅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一作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為覲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按援舉四科品隲有子劉非講學家故應襲此盲語不須與辯也乃其嗤是史文儕諸童戲龍門有口此判不移　有若似聖幾如孔融之坐飲虎賁學者遇

此等語雖孟子亦不可執

西河取疑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

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史記作在漢書作居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漢書作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讎一作仇怨史漢作怨此屬畏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

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侯

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寀子房之一無之字少也傾家結客為韓報讎一作仇此則忠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為屬羣小聚一脫聚字謀將犯其君遂嘿然杜口俟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為

禍亂密言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為國當作圖之道必不如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媿疑受爵葢當時實有其事也如複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數演妄溢其端耳

按一路說來兩面搏擊理事俱到皆屬蹴下之文節尾數言是正指真曉事人語玉連環謹以解矣○涑水氏論此事亦有帝見方對之疑因為之說曰良以帝數任愛憎為誅賞諸將有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

以移帝意使上下無猜忌也此又一解以謀反一語為詭辭譎諫又一妙會

雍齒　留侯世家雍齒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又封為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知無不為　左僖九晉荀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

鷹鸇之逐　左文十八季文子出莒僕之語

將而必誅　公羊莊三十二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　所難之指

文中巳足云
云字疑衍

難曰案盆子既亡棄甲誠衆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太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盈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

按此條文簡獨無駮句如古書義疏於諸條中最爲雅飭

赤眉盆子 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

盆子為帝自號建始元年入長安城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震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肉袒降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一有曰字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至一作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難曰蓋此事不可信者三焉案漢時方伯儀比諸侯其行也前驅竟一作𣸸野後乘塞路鼓吹沸喧旌棨塡咽彼草萊稚子齠齔童兒非唯羞赧不見亦自驚惶失據安能犯騶駕凌襜帷首觸威嚴自陳襟抱其不可信一也又方伯案部舉州振肅至於墨綬長吏黄綬羣官率彼吏人顒然佇候兼復掃除逆旅行李有程嚴備供具憩息有所如棄而不就居止無恒一作常必公私闕擬客主俱窘凡爲良二千石固當知人所苦安得輕赴數童之

期坐失百城之望其不可信二也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知一作諳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其不可信三也凡說此事總有三科三科屬漢記言推而論之了無一實異哉補注傳檄恐當作轉致按三科揭辯殊欠老成僬從可省也供頓可斷也竹材可轉也然必如史事亦豈事理之常其上文既言所到縣邑老幼相逢迎矣獨美稷曾無父老盡童稚

耶其有導之使然屏視隱處者耶毋乃縣令丞喻指里陌工為媚者耶將二千石上計史館作新語相矜耀稍增飾之也千載美談一經撲破頓起人幾許疑端矣

郭伋 後漢書本傳伋字細侯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伋少有志行世祖建武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帝勞之曰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調伋為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其行部到西河以下與東觀記同文

晉陽無竹 困學紀聞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闇若璩案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

美稷乃在今汾州府也按為竹報平安則囍植可知晉陽汾州地氣亦未必大異然愚意此事疑辯總不在此

大夏不多得史記大宛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以騫度之此其去蜀不遠矣

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一無人字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二字亦贅一本止一云字亦衍

難曰昔孟陽卧一作坐床許稱齊后紀信乘纛矯號漢王或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措況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矚也又漢代之於匈奴其為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一脱恐字虺毒不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為過失

懼招物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兹謗口而言同綸綍聲遍寰區欲蓋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為況英略之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讕言（舊作讕或作瀾並非）凡（一作諸）如此書通無擊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兹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為此說（蓋曹公十七字一本失去一本綴注節末細按之定是正文應置於此）故特申掎摭辯其疑誤者焉

按裴注固饒博趣史通雅惡譎辭故往往排之而此

條通節責裴至末結罪老瞞正名詐詭可云廷尉當是也第嬀具瞻綸綍等句施非其分又檢魏志注不見此叚殊不可曉

崔琰 魏志本傳琰字季珪清河人為東西曹掾屬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卧牀 左莊八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而出鬭死于門中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

紀信乘纛項羽本紀漢王食乏夜出女子滎陽東門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黄屋車傅左纛曰漢王降楚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

又魏世諸小書一謟作事皆云文鴦侍講殿瓦皆飛云云二字贊○此事列晉陽秋之前亦指曹魏時

難曰桀漢書云項王叱咤慴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鴦武勇遠懃項籍況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一多使字檐瓦皆飛有踰舊作喻武安鳴鼓且瓦既飄隕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

歸然無害也

按形容語與積甲山齊同類而侍講瓦飛語尤過當故彼為解詞此為詰詞

文鴦 按文鴦有二一在魏高貴鄉公時即文欽子一在西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磾弟也文乃指魏時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鴦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降於司馬昭晉書景紀鴦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割之鴦來攻驚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 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閼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瓦屋盡振

又晉陽秋曰胡質為荆州刺史子威自京都一作師省之見父史有停廐中三字文當摘一停字乃成句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為路糧威曰大人清髙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禄之餘

難曰古人謂方牧為二千石者以其禄有二千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恐當作婁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或作餧者如胡威之别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

以食（一作之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原注如張堪為蜀郡乘折轅車吳隱之為廣川貨犬待客並其類也　張堪舊作張湛貨犬或作貸米並誤）必以多為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古通敝）縕口甘麁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弘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一脫當然二字）繆矣哉

按流傳清節刻用深文過矣然不怪其父而疵其子

人情王道推隱入微楚直證羊齊廉咽李聖賢不與正見氣象光明。仲長統論損益曰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心又開虛偽之門又張敞飭長吏奏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而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言與此段相發故引申録之

胡質并子威 晉良吏傳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云云與晉陽秋略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介若黔敖 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誤恐當作黔婁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甫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膚衣不蓋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不亦宜乎亦見列女傳

史載非一 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寶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

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晉書良吏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令助厨帳使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布被脫粟 漢公孫弘傳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又弘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記弘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云何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 亦作棋 對者求止籍留與決 史有賭字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 史有將字 葬食一蒸豘飲二斗酒 一本酒字在二斗上 然後臨

穴（史作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血數斗（史亦作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舊誤作以）苴絰未幾悲荒遽輟如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況嗣宗當聖善將殁閔凶所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舂相（一作杵）之音在鄰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為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既臨泉穴始知摧

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旨在念則觔肉內寬醉飽自得一作支則飢膚外博況乎溺情犹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已上兩駁理解皆得若其煩絮益彼阮生者不脩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又舊譌作人以其志操本一作尤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惟毀及譽皆無取焉

按無禮如彼至性如此猖狂生態正復躍見楮墨間

愚意劉生此段宜為訓俗摭言不須作箴史博議

阮籍見史官建置篇又本傳殆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曰籍既不哭君何為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人時人歎為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

舂相檀弓鄰有喪舂不相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一作盧誤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召于時寇賊充

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補按魏志呂虔傳注祥始仕年過五十以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其文較核

難曰祥為徐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獻帝第三改元徐州未清時事耳子元黏看在此疑端從此生有魏受命凡四十一作三十誤五年自丕至陳留王全魏之數也陳留即常道鄉公後謚元帝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武帝初元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一多六字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

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為徐州别駕止可年（年字一在五六下）二十五六矣又云其未從官已前隱居三十餘載者但其初被檄時止年二十五六自此而往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為别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易代頻仍么麼竊發固亦時有史不悉載耳胡可臆泥）何得云于時冦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

按祥應徐州檄時年垂耳順以太始五年年八十五

計之則與建安兵事無預矣傳有從討毋丘儉之文正是淮徐用兵之事而事在累官光禄勲後則其先所謂别駕勵兵者又非欽儉等也本條疑根只在徐州寇盜四字愚謂此四字活看為得。篇多顧固之言然所發覆非無理即不情功在懲戲遏偽而貌取之失子羽矣

王祥晉書本傳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氷凍忽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黄雀炙黄雀數十入其幙鄉里稱為孝感焉漢末遭亂云云

沂徐寇賊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貴鄉公時則有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墩討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為徐州別駕在呂表等事後從討毋丘儉是為司隸校尉時非為別駕時補按虞傳守徐在魏文明間任別駕祥有討定利城賊事徐寇當謂此

凡所駮難具列如右蓋精五經者討羣儒之別義練三史者徵諸子之異聞加以探賾索隱然後辨其紕繆如向之諸史所載則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記一途直論一理而矛盾自顯表裏相乖非復抵牾直成狂惑者爾尋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

言不加銓一作詮擇或傳諸繆說即從編次用使真偽混淆是非參錯蓋語曰君子可欺不可罔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以為信爾君子知其不然又一無又字語曰信書不如無書蓋為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為國史可不慎諸

按此為篇尾即是全書結尾書中每以狂惑愚滯邪說小人等字輕易加人子元罪過○採彼流言數句乃史通全部通指凡所為糾前失者皆以嚴後式也

吹求病或過正而銓次犂然就班合條成章合章成卷通部一貫豈苟作者。惟史與經相為對待談經之書日益充棟衡史之部邈焉孤行其為結體嚴重寧詎說家等夷涪翁老眼乃與雕龍並稱所由沒其實者蓋已久矣

忤時第十二

孝和皇帝時（中宗初謚孝和）韋武弄權母媪（一作媪）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綰朱紫予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原注一為

中允四載不遷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衆予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曰此二句後字錯置當云予求番次在後大駕發日因古本有因字逗留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釋上述忤時緣起或有譖予躬為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丘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

釋滿肚不合時宜具在簡蕭一牘本篇之作只欲錄存此牘編入部尾耳已上當作小序觀

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

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謩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歷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苞張詳未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刋其雜記休文所缺荀謝當作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葢廣莫不賾一作頤彼泉諱淵作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釋犢首自述性耽史學搜覽靡遺為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

釋（次明素志本以著述自許）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此句當與正史篇撰唐書八十卷重修則天實錄三十卷參互活看）貽彼後（一脫後字）來者何哉釋（轉到遜避不為起下）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釋（提五不可是全篇柱棒）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衡）蔡（邕）二子糾之於當代傅（元）范（曄）兩

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謂劉向歆）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或作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釋第一不可謂古史成於一手近世例取多員遂致觀望相延曠廢時日）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

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釋第二不可謂史館聚書漢懸公令近須史臣自採能無闕略稽時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同齚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一作紀實取嫉權門王劭一作王韶直書見讎貴族

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釋第三不可謂古時良史秉直公朝近制禁防轉滋多口人皆畏縮遲回矣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脩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其不可四也釋第四不可謂古人作史是非進退得

自主張近則例設監修稟承牽制無從下筆竊一作切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一作創立紀年一脫編字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其褒一譌表其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一作其紀其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

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釋第五不可從上條來既設監局宜定科指訖無配派誰獨承當癈職奚咎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釋略一東勒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一作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舊作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

一作責者正為此爾釋針對課督之詞再一束勒忤時正旨已盡於此抑又有所未諭古通喻聊復一二言之比奉高命令隸名修史而其職非一如張尚書崔岑二吏部鄭太常等既廹以吏道不可拘之史任以僕曹務多閑勒令專知下筆夫以惟寂惟寞乃使記事記言苟如其例則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等並一脫並字一作拝門可張羅府無堆案何事置之度外而使各無羈束乎釋自此以下將言專寄責成宜隆異數先以陪員挑起必謂諸賢載削非其所長以僕鎗鎗鋑鋑故推為首最就如

斯理亦有其説釋轉入自身何者僕少小從仕早躡通班當

皇上初臨萬邦未親庶務而以守玆介直不附姧回遂

使官若土牛棄同芻狗逮鑾輿西幸百寮畢從自惟官

曹務簡求以留後居臺常謂朝廷不知國家於我已矣

釋就本身作甘投閒散一跌即指畨次在後守司東都時豈謂一旦忽承恩旨州

司臨門使者結轍既而驅駟馬入函闗排千門謁天子

引賈生於宣室雖歎其才名季布於河東反增其媿釋

即前所云驛名至京忽忽不樂意正是目前光景明公既位居端揆本音上聲望重

台衡飛沈屬其顧盼一作眄榮辱由其俛仰曽不上祈宸極申之以寵光僉議搢紳麋我以好爵其相見也直云史筆闕書為日已久石渠掃第思子為勞今之仰追唯此而已釋此節剖明責有專歸禮無加異之故抑明公足下獨不聞劉炫蜀王之說乎昔劉炫仕隋為蜀王侍讀尚書牛宏嘗問之曰君王遇子其禮如何曰相期高於周孔見待下於奴僕宏不悟其言請聞其義炫曰吾王每有所疑必先見訪是相期高於周孔酒食左右皆饜而我餘瀝不霑

是見待下於奴僕也僕亦竊不自揆輕一作輒敢方於鄙宗劉炫同姓故云何者求史才則千里降追語宦途則十年不進意者得非相期高於班馬見待下於兵卒乎釋援古為況申足上意又人之品藻貴識其性明公視僕於名利何如哉當其坐嘯洛城非隱非吏惟以守愚自得寧以充詘攖心但令者僶勉從事攣拘就役朝廷厚用其才竟不薄加其禮求諸隗始其義安施儻使士有澹雅若嚴君平清廉如段干木與僕易地而處亦將彈鋏告勞積薪為

恨況僕未能免俗能不蔕（讀如蠆）芥於心者乎（釋此節又拓開上說自占身分）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詳此二句非不草撰者但未卒業耳）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釋牘尾結歸辭退）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讎嫉之俄而蕭宗等

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釋此是書後體其文則配應篇頭小人道長至此歸杜也

按篇名忤時其實只是與蕭至忠等一通簡劄也其前作小序用其後作附跋用不必連屬。全劄所主只在五不可五層遞下其本指更在後二不可𥡴緊對監領非人多作鄙夷負氣語故號其篇曰忤時也。忤時與自叙相表裏自叙主衡史忤時主職史衡史本於識定識定故論定史通作而識寓焉職史期

於道行道行故直行史通成而道存焉是二篇者函古砥今屹然分峙為內外篇之殿器鑒風稜不規不

隨

天子還京 武后紀光宅元年廢嗣聖皇帝為廬陵王遷于房州改東都為神州拜洛受圖聖歷元年召廬陵王于房州長安五年皇帝復于位按其時臨朝復辟並在東都也中宗紀神龍二年十月至自東都賜行從官勛一轉按是為中宗還京師也

蕭至忠 唐書本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韋后黨出太平公主用事附納丐還復為中書令主謀逆至忠遁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舊書代韋巨

源為侍中仍依舊修史按巨源傳云至忠仍舊監修國史則此云修史即謂監修也

素王素臣 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又見莊子及董子對策賈鄭序論又杜氏左傳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谷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

葛洪雜記 晉書本傳洪著述不輟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力挍雜事三百一十卷

荀綽拾遺 按隋經籍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謝綽撰書事篇亦云謝拾沈遺此處作荀綽誤

東觀羣儒 詳漢書家及正史篇

伯度譏其不實 淵鑒古文本注杜伯度漢末人名操按即杜度也庾肩吾書品杜度濫觴

于草書取奇于漢帝品在上之中然頗疑與讖漢紀無涉及考常璩華陽士女志李法字伯度桓帝時為侍中數表宦官太盛椒房太重史官記事無實錄之才虛相褒述必為後笑乃知此處伯度是李非杜也注書不可率意如此

公理以為可焚 後漢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書記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又作詩見志曰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史局通籍禁門 見辨職篇

王劭見讎 困學紀聞文粹云王劭直書見讐貴族宋王劭之為晉史敘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于弘廞子華皆貴劭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傅等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劭然觀史通於敘事曲筆

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

楊令公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人佞而智張昌宗坐事武后問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為有功戴令言賦兩脚狐譏之中宗立拜中書令監修國史

宗尚書　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字叔敖武后從姊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韋氏敗誅楚客冒於權利嘗諷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知幾本傳楚客亦領監修

張尚書　唐書張文瓘傳弟子錫久視初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流循州龍朔中累

遷工部尚書
兼修國史

崔岑二吏部

唐書崔仁師傳其孫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俄檢校吏部侍郎後賜死湜猜毒詭險進趣不已至於敗乂岑文本傳其孫羲字伯華中宗時遷祕書少監進吏部時崔湜鄭愔等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嘉仰但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鄭太常

疑即後所云鄭愔新舊書皆無傳其名附見岑羲等傳

惟寂惟寞

揚雄解嘲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柳常侍劉祕監徐禮部

柳常侍北平補注以柳芳當之而劉徐無注按芳官非常侍生亦少後同時有柳澤者疏諫斜封官拜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然亦未知是否愚謂此三人官不

甚著本文亦未舉其名不必壇求其人以實之

鎗鎗鉸鉸 恐即鐵中錚錚庸中佼佼之義未詳別見

引賈生 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道所以然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以季布 史記本傳季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見罷布因進曰陛下無故召臣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罷去人必有以毀臣者陛下以一人譽而召臣一人毀而去臣臣恐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慙

彈鋏積薪 彈鋏見戰國齊策 史記汲黯傳黯列為九卿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

迴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刻鵠本見馬援傳然此處語意乃以積功未究為言王禹偁詩收螢秋不倦刻鵠夜忘疲亦此用法也

史通通釋卷二十

附錄新唐書劉知幾本傳 增注

劉子元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按文藝傳劉延祐徐州彭城人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等撰次國史并實錄封陽城縣男從弟藏器為侍御史劾還脅人為妾者其人私請帝止其還藏器曰法萬民所共陛下用舍繇情法何所施令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乃詔可稍遷比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子知柔累官工部尚書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知幾別有傳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冐往聽退輙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

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元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元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

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元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内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元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元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此書全具忤時篇内傳節採今不録至忠得書悵惜不許

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原書五十二篇內篇卷尾有注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此下傳又節採自叙之文全文亦見本集今亦不錄子元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按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同修則天實錄三十卷據此國史本皆同撰傳言無據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

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若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當作子謂兄弟及六子也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元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輙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顔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

服之明驗今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句意承高冠說下當云冕而鞍不當云跣跣者裸足義不可通蓋仍舊書之誤也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按此議全文具於舊書今錄之云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為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

顔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
専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
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於陵廟巡謁王
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
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
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
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
定恐當作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
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當作見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
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
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
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
清道之旁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
皆云秘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近代故
事不可謂無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

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豈可假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舍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日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輒進狂言用申鄙見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

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既為太樂令抵罪子元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元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書有猶須好是正直句宜留猶須二字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

時以為篤論子元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輙豫殺後帝詔河南脫府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彙秩迅迥按六子之序與舊書同後迥附傳越次貺字惠卿好學多通子元卒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刋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

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案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舊書云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子滋浹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歷漣水令楊綰薦材堪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功曹母服除以司勳員外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閏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卒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

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自侍疾體常流血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稍節舊書䀠明天文律歷音樂醫算之術所著又有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謚舊書自有傳敦儒在忠義傳與語有曰生於儒門稟此至性王祥篤行起孝敬而不移曾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

餗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舊書作殿學士兼知史館終右

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舊書史例三卷又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李肇國史補序錬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為傳記又國朝舊事四十卷書錄解題隋唐嘉話一卷

彙新舊書傳不著字左散騎常侍終荊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廚驛豐給楊炎薦彙當作贊名儒子當有孫字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從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

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迹宣富饒斂奉結恩不能訓子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敏稍節舊書彙有集三卷贊自有傳

迥傳亦不著字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更安史亂迥饋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舊書有集五卷按迥附傳當居末此似越次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録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

闕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舊書云三十五卷止戈記舊書云七卷至德新議舊書云十二卷等凡數十篇舊書又有指要三卷又舊書志有論喪紀制度論私鑄錢改制國學等事東坡志林世之言兵者咸取通典通典雖杜祐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新書多自撰句法似此句殊不成語陳郡殷寅

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黄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當作慶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新書志六說五卷在經解類李邯鄲書目劉迅作六說以標六經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叙李義山集始僕得劉氏六說讀之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常容記之李華三賢論論劉𣅜虛略曰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五說條貫源流備古今之變在京嘗疾太尉房公時臨扶風聞之曰捷卿日若不起無復有神道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常想見其面後避地逝於安慶而王氏香祖筆記謂𣅜虛惜不概見於後世止傳五言詩十四篇新舊唐書皆不為立傳其字捷卿今亦無知者又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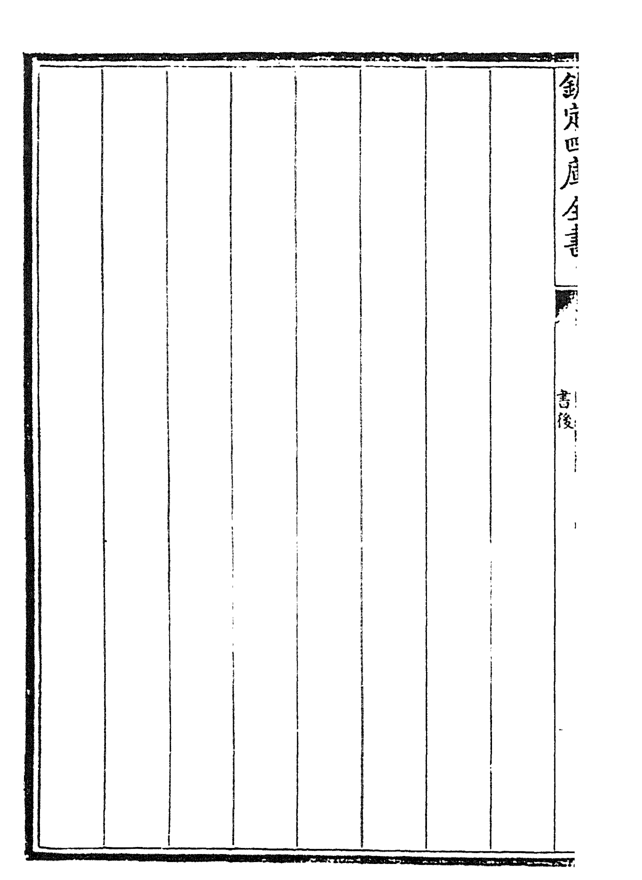
予觀獨孤及三賢論歎昚虛之長不止於詩按李華論見文苑英華所指即迅耳昚虛必其别字挺卿則文苑有注唐書作挺卿直清乃寅字無疑也何云無傳三賢論自稱避叔避叔華字也又何云獨孤即人按徐倬全唐詩録載劉昚虛江東人為夏縣令與賀知章包融張旭號吳中四士此又不知何本豈别一人耶然所録詩五言十四篇即王所云也豈唐書迅傳闕書為夏縣令及嘗遊吳中語耶抑詩録所稱江東人或因賀包張三士而臆揣其地也是并三賢論亦未見無論印及本傳矣名輩如王徐著書若此信乎讀書證古能得其通者世難其學也

新唐書知幾與徐堅等六人同傳史臣總論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詳此是訶古一語非專謂劉自執者偏據胸中有物先入詆諆四起焉愚則謂必知知幾之人者乃可與知史通之書愚始時閱其書怪其言自遷固而下無完史其譎之太過至或失之徧以削或失之泥以膠意其人果談史之申韓者邪其春夏之氣少秋冬之氣多者邪及讀其本傳詳其世履不但身席清通而六子齊著聲實

大官榮名達於孫曾猶未衰止又疑天之施澤於劉氏何其深厚而加長如此也自邇釋其書且數過乃始寤其為人也雖口不談道而實種道學之胚胎(觀採撰載文等篇力屏誕幻誇誑可見)故其為言也雖貌似拂經而實操經物之繩纆(觀疑古感經等篇寄憤纂奪叛逆可見)蓋其根性壹至畫而不過其坊畫於坊者取於物也必約約必受之以豐秋冬之為嚴斂也春夏之以長茂也劉氏之澤深厚而加長固其符也訶人以為悅而能享是哉愚故

曰知知幾之人者可與知史通之書也三山傖父起

龍書後



書後